

# 世间百态

## 快递小哥，

## 你好吗？

文 / 梁子

有人说，芸芸众生的烟火气中，你是一道接地气的风光；有人说，世间安然的情怀之中，你是须臾不可缺的灵动；有人说，你这支队伍有两千万大军，昼夜辛劳耕耘在路上；有人说，你和同伴们不内卷不躺平，风里雨里为他人而行！

熙熙攘攘、期期艾艾的社会生活里，总能看到你起得比鸡早、睡得比狗晚的身影；锅碗瓢盆、家常里短的平凡日子里，总能看到你递送心仪的商品、可意的家用。如今，生旦净末丑的世间，早已离不开你；甜酸苦辣咸的生活，处处与你相拥。这世界多了你，多了许多方便和灵性；这世界少了你，少了很多快捷和生动。

说得清吗，你不厌其烦一天要打多少个电话，又在告知收件人取件？算过帐吗，你一天要跑多少来来往往的路程，把东西送到人家手中？有的人打电话发信息，几番告其取件不闻踪影；有的人吊着脸嫌慢了，再三赔礼道歉都不行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人间大了快递什么东西都行。诚意说声谢谢的，确实不多；取件面无表情，多数人等。刚买了又要退，已很常见；说慢了要差评，有理难争。

还记得，多点爆发的新冠疫情，那股来势汹汹。数不清的城市、乡村病了，病得不轻。经济停摆，居家办公，交通瘫痪，人流滞动。风卷残叶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；条条大道，昔日车水马龙已无踪。你的收入是那种“多劳多得”呀，你的工资是微薄的底薪加提成。跑一单，才挣几块钱；送几件，够吃碗面。一天不送就没钱，一个投诉几天收入一场空！

这时的你，只盼着疫情早点散去，一堆单子接手中；这时的你，只盼着不闯红灯跑慢点都行；这时的你，早已不惧上门送餐那群女人动不动要给“差评”的一张臭脸；这时的你呀，要面对纷至沓来的房贷、租金、水电费用。你的肚子又饿了吧？一小箱方便面已经空空；你的家乡又来电话了吧？卧床的母亲等你回家去看病。那夜深人静时的缕缕愁，绵绵然萦绕于胸；那弦月之下怀想的那个她，青梅竹马的爱情。

终于，你又能抢到单跑到快递的路上；终于，你又在为一家老小大打拼不停。苍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，历经磨难才活出男儿性情！好好生活，天天向上，不顺心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消停。

快递小哥，你好吗？炎炎夏日里，你是不是又在快递的路上？滚滚热浪中，你是不是汗流浹背骑着车行？希望你面对的，都是好送的单；希望你融进的，是和风朗日、充满希望的天地时空……

# 絮语轻谈

## 曾经的少年

文 / 王星雨

每年的高考总是格外让人关注，看着莘莘学子们十年磨一剑，在夏日的骄阳下书写自己的人生答卷，让人不由地去怀念。想起高中三年的时间在考卷里、课本中、操场上弹指一挥间地溜走，总是忍不住回忆起高中那些酸甜苦辣的日子。

记忆中的夜晚，纸笔摩擦的沙声成为漆黑长夜的主旋律。台灯下，课本、练习册和一张张试卷“霸占”了书桌上的空间。我低头在稿纸上演算三角函数值，偶尔活动下僵硬的颈椎，间隙不忘抬头看看世界地图，困倦、疲惫都在反复地叫嚣着，像会魔法地念叨着：“躺着吧，睡吧。”我不断强迫自己去克服，揉揉酸涩的眼睛，站起来走两圈。不知道多少次在书桌前睡着而被老妈叫醒催促赶紧睡觉，似乎这样昼夜不分的日子持续了很久。

转眼间又到月考前夕，看着书中勾出的重点密密麻麻，笔记本上抄写的易错题，我瞬间觉得一个头两个大：什么气候带自然带、古代中国基本经济结构特点、双曲线抛物线……乱七八糟的，管它呢，先睡一觉，明天早起再看。“铃铃铃……”是什么一直在吵？是闹钟声吗？我费力地睁开眼，想关掉闹钟，准备起身，身体怎么也不听指挥。翻身用被子捂住了脑袋，又沉沉地睡着了，竟也没有听到任何声响。直到被老妈掀开被子叫醒，才极不情愿地坐起来，抬眼已到六点了，心中懊悔不已，说好的早起计划破产了，急忙翻看笔记本临时抱佛脚，记几个关键词。可想而知月考成绩落后了好几个名次，拿到成绩的那一刻，面红耳赤，心里止不住的懊悔自己，下次一定要长记性，再不敢疏忽大意了！

青春就像歌词中唱的那般酸酸甜甜，遇到困惑也会有心事。那年暑假，我和朋友在家一起温习功课，忽然间谈到对高考的敬畏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说起来不免有些伤感。随后她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：“我也不确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大学，只是我想着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这么用功地读书了，人生或许就只有一次。”现在的我，仍然为这句话所触动。这样相互鼓励、并肩作战的日子也是非常难得的。我荣幸之至，美好

# 瞬间心情

## 夏之韵

文 / 李锋

又是一年盛夏，在满目翠绿的日子里，我总爱静静地坐在公园树荫下的长凳上，看路上人来人往，闭上眼睛，风中不时飘过一阵阵的果实香味，这个城市，在不紧不慢地呼吸着，这一刻，只愿时间慢一些，再慢一些……

夏季，太阳变得猛烈，在这样的日子里，走到郊外，感受大自然的变化是一种极好的人生体验。春华秋实是大自然的轮回，池塘里的荷花飘香，田野里的金黄麦粒，满山的草木青翠，大自然的神笔已经将夏季的美洒向了漫山遍野。在这样的日子里读一本好书，吟诵一首好诗，无论是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，还是梁衡的《夏感》，都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思和浪漫温馨。

每当夏天来临，总是会让人感慨万分，听夏风阵阵看夏雨纷纷，遥想着古人在夏日里赋诗无数，轻轻吟诵总是会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想。听一首老歌，当熟悉的旋律弥漫开来，那种美好瞬间涌入胸怀，关于某人某事，关于云淡风轻，夏天给了最好的答案。

夏天的旋律很紧张，中考、高考的压力，田间农民收割的繁忙，向秋的终点作着最后的冲刺，俗语说，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”，他们的肩上挑着的是夏秋两季。

此刻，在连绵不绝的夏雨中，静坐于窗前，遥想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完成一些事，重逢一些人，遇见一些新的感动与幸福。

(作者供职于延安分公司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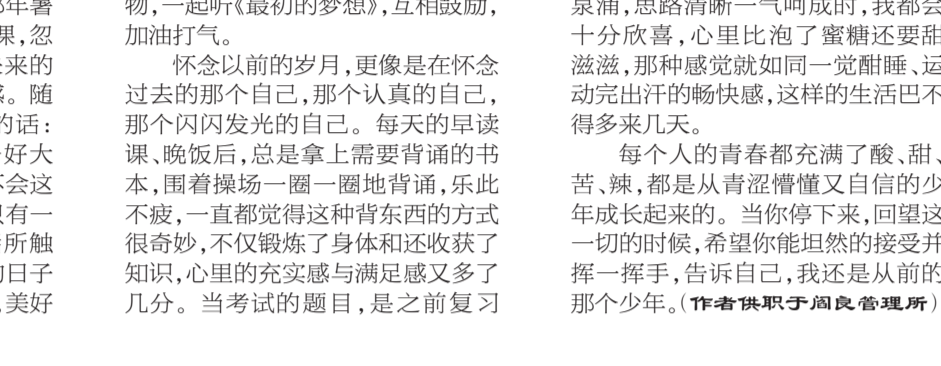
# 诗意人生

## 梦回黄姚

文 / 贺怡欣

远山如黛近水含烟  
 扯一缕清愁磨成胸针  
 别在岁月的衣襟  
 拱桥亭廊连接此岸与彼岸  
 青石板上九宫八卦环环相扣  
 数一数鼓楼牌匾谁不知古镇悠悠  
 参天古榕用数百年陈述厚土的深刻  
 步履着姚江的微波在千年里走一回  
 拽一弯清月洗涤明眸  
 目光由着一个慢字慢成一帧风物  
 蘸一笔水墨欲说还休  
 古戏台上错过比邻更象人生  
 寻一场轮回迎接新生  
 久别重逢的拐角却听到下回分解  
 人生如镜百态千姿  
 你用什么想法看了它  
 它就用什么面相认出了你  
 于是一片苍生下的嫩绿  
 带着甜美的执着泊在梦里  
 山隐水迢终得相见

(作者供职于宜富分公司)



# 缅怀英烈 学习劳模 不忘初心 再立新功

# “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蹲点”

作者 / 夏蒙 王小强

或许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，胡景铎不喜欢整天待在办公室里，他喜欢走到下面去，走到工人群众中间去，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，推进工作。从1955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，胡景铎下基层达六次以上，时间累计超过五年，除过中间几次到党校学习的时间外，他下基层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年时间的三分之二，比如，1956年3月至7月，他在西安汽车运输公司蹲点，推行计划管理；1958年4月至1959年上半年，他在西安汽车配件厂蹲点一年，同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一起攻克配件生产难关；1960年下半年至1962年年底，他在西安运输公司蹲点一年半，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；1963年10月下旬至1964年2月上旬，他在洋县参加第一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；1965年1月至7月，他在旬邑、淳化等县开展救灾工作；1966年1月至4月，他在扶风县参加抗早工作。据原省交通厅助理巡视员马世猷回忆：“胡厅长好像随时都准备好洗刷东西、换洗衣物、准备出差。他有个习惯，一叫就走，有时也不和家里打招呼。”

在副厅长的岗位上，胡景铎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基层，放在了工人群众中间，而他也成为陕西交通系统上上下下、方方面面最熟悉的一位，他的脾气爱好和他的一些故事趣闻也长久地流传在基层，流传在工人群众中间，他自己更曾自豪地说过：“在交通系统没有人不认识我的。”因为经常在基层，省交通厅在西安市的几个下属单位大多都给他保留了一个办公室，这或许是他作为副厅长的一个特殊的待遇。据省交通厅办公室干部刘宝印回忆：“胡厅长能和群众打成一片，没有官架子。他在好几个地方都有办公室。我当时在电话室，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说他啥时候在啥地方办公。”

胡景铎下基层如果在西安市范围，就自己骑自行车，偶尔也坐公车。他骑自行车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到任何单位门口，不管进出，从来都是自觉从车子上下来推着走进去；他坐公车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管在啥地方，只要遇见同事或熟人在步行就一直停下来叫其坐上来。据省交通厅原助理巡视员李根玉回忆：“胡厅长不顾身体状况，经常下基层调研。每次下去要车但很少要车，西安市内，他坚持骑自行车，不管春夏秋冬。”据胡景铎回忆：“原来单位只有一辆吉普车，他若乘车外出开会、调研，在路上碰到本单位干部走路，不管是处长还是小干事，他都招呼让上车，和干部群众

关系拉得很近。”

胡景铎下基层坚持和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无论是蹲点还是指导工作，胡景铎时刻都和工人群众保持一致。据陕西省交通学校原校长张彦文回忆：“胡厅长是我做人做事的标杆！我在铜川地区省三运司工作期间，胡厅长来调研，吃饭时，我给厨房说，看厅长喜欢吃啥就做什么，但是胡厅长还是坚持去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，其他同志看厅长排队，就自觉给他让路，要他排在前面，他连声说不去，坚持排队。他看人很高大，很严肃，其实他近民，民也近他。”

但是，在一个月里总有那么几天，他就会积极搞一些“特殊化”。每个月发了工资的开头几天，胡景铎总会改善生活，如果在西安市内，他就会早上羊肉煮馍，晚上葫芦头泡馍。据张颖玲回忆：“他一辈子不爱钱，不讲究穿，爱吃，就爱吃那几样地道的关中饭。他一个月工资220元，给我交70元，还给希仲30元，他有120元，几天就花完啦。上街叫我，不去还不行。他早上起来羊肉泡馍，晚上葫芦头，有钱就这样，没钱就不去啦。同盛祥、义祥楼、老孙家的羊肉泡，炉头姓贾，知道他爱吃啥。南院门春发生的葫芦头，店里的大厨张师傅亲自给他煮。春发生，开始是担担子摆摊子，后来才开店的。”据李根玉回忆：“他调研工作结束，回家吃饭，或者到西华门吃羊肉泡馍。吃羊肉泡馍时，带上同他一起调研的同志，全由他出钱。胡厅长清正廉洁，关心部下胜过关心自己。”据张彦文回忆：“他吃羊肉泡馍和葫芦头泡馍。在水步校，星期天，步校学生去羊肉泡馍馆吃饭，老厅长二话不说，先数数学生、教工有几个人，然后说这些人的钱我付了。到西安后，更爱吃南院门的葫芦头泡馍，这家馆子是老厅长扶持起来的。”

胡景铎是同盛祥、义祥楼、老孙家、春发生等几家餐馆的老顾客，他和老板、跑堂的都是老熟人，只要他去了，肉就一定放得多一些，感情也比别人浓得一些，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温馨时刻。据谢本云回忆：“大概是1956年春，他说我们星期一去吃羊肉泡馍。我说我出钱，他说你才几个钱？第二天早上，到西大街老孙家，一进门堂馆就喊：‘老六来啦，欢迎！’我说：‘他现在是在厅长，你咋还胡喊？’胡厅长说：‘叫厅长算个啥？叫老六好，亲近。’因为他上高中时就经常在老孙家吃饭，堂馆比较熟悉。当时一碗羊肉泡馍两毛五分

钱，这次觉得碗里的羊肉比平时多，两个人应该五毛钱，他硬是给了一块。老板不要，他就说今天的泡馍看样子不是两毛五的价，最后老板没办法，收了一块钱。”据交通厅研究室原主任冯景光回忆：“西大街的同盛祥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，有几次开会玩晚了，我和他一同去过。那里的炉头是他的老熟人，每次听说他来了，都要出来招呼一下。几次后，我发现他有些不安，对我说这是上中学时给他包过饭的大师傅，他说：‘人家年龄比咱大，不能老让人家来招呼咱。’果然，下次去，他就先去灶房伺候了，再坐下来拿馍吃饭。”据西安运输公司老职工王正廉回忆：“1957年我在汽车保养厂。有一次厅长叫大家去吃馍，把我也叫去了。当时吃饭的人很多，一到饭店，跑堂的就喊‘六叔到’，当时我是学徒娃，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叫‘六叔’，且不敢吭声。还有一次在三桥吃饭，有好几个人，上了几盘菜，快吃完时，他问大家吃好了没有，都说吃好了。他向服务员要了一个馍，把每个菜碟子用馍一擦，就吃了。我就做不到这一点，但厅长做到了。”

胡景铎喜爱喝酒，没事总是喜欢喝上两三盅。据张颖玲回忆：“每个月，他买一箱酒，就是一般的太白酒，再买三条烟，这是靠定的，月月准备好。他不吃腌的面，爱吃搓搓子，每顿饭给他单独搓一碗，喝一盅。”在基层，胡厅长爱喝酒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据张彦文回忆：“胡厅长爱喝酒，那时候酒不好买，要酒票，西安的酒票没有铜川供应得宽，铜川每个月半斤，我就从职工那里收了一些酒票。他有高血压，高压180以上。我说你不要喝酒，对高血压不好。他说我几十年都这样子了，你能纠正个啥？胡厅长有个老部下李正文在马栏酒坊，就想办法到酒坊去弄些酒。李正文就拿家具给老厅长灌了一些散酒。当时酒坊不要钱，说是送给他的，他不行，还发了脾气，非要照价给了钱。”

胡景铎在基层喜欢管一些别人家里的事。据省交通厅原老工人王茂功回忆：“他最关心群众。西安配件厂有一个工人，一个月48块钱工资，家里有四五口人，负担很重，大儿子初中毕业没有工作。胡厅长就和西安汽车大修厂的田厂长商量，安排他大儿子当了工人。”据省交通厅原离休干部徐桂芳回忆：“他人特别好。他就找我去，让帮着把户口上了。他还不断地催我。我在机关管计划生育、内务等。”据李根玉回忆：“胡厅长对部下关心，对工